

“礼乐教化”考

贺更粹

摘要:礼乐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和涵摄人的一且无所不包的弥散性的人文体系;教化是一个人文历程;礼乐教化就是一种以礼乐为仪式与表徵的,在润物无声的情况下,向民众传达蕴于礼乐之中的义理精神的化成天下的人文活动。

关键词:礼乐;教化;礼乐教化;人文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10(2010)04-0083-04

先秦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之际,是时人对礼乐制度崩坏予以反思的产物。其不只是以哲学理论的形式出现,重要的是为中国人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本文试图通过对儒家礼乐教化思想的学术传承脉络以及蕴于古代礼乐之中儒家思想文化的价值予以剖析,希冀能对当前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及重建礼仪之邦问题的探索提供借鉴,使礼乐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这对于展示中华礼乐文化魅力、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大意义。

一、礼乐是一个人文体系

礼乐是一对密不可分的范畴。二者名为二体,实则合一,犹如天与地的关系一般。《礼记·乐记》云:“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乐相辅相成,不可分离,所以说,礼乐分则有“礼”有“乐”,合而言之,则称“礼”。礼(或称“礼乐”)古来有之,且具有传承性。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关于三代之礼的损益情况,《礼记》的《檀弓》、《明堂位》、《郊特牲》、《曾子问》诸篇有所记载,对有虞氏、夏、商、周四代天子的礼乐制度与丧葬、祭祀礼仪的差异、发展与承续做了记述。但是,尽管三代或四代之礼有所差异,但礼的基本结构正如《礼器》篇所讲:“三代之礼一也”,没有本质的变化。到了

“郁郁乎文哉”^[2]的有周一代,礼终于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和包罗万象的文化体系。

据“三礼”之一的《周礼》记载,周礼主要包括“吉凶宾军嘉”五礼。^[3]从其“五礼”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周礼的礼文繁盛以及周代的社会政治制度。《仪礼》十七篇的内容,则涉及了古代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见,礼是一个涵摄人的一且无所不包的弥散性的文化体系,这在《礼记·曲礼上》中亦有陈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是对一切事务的治理,涵盖了政治、思想、学术、制度、礼仪、风俗等社会不同领域。小至修身齐家,大至治国平天下,无不受到礼的指导。其不仅包含约定俗成的仪轨活动方式^[4],而且还囊括了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5]无礼,则一切事物都要失其所宜,社会政治生活陷入混乱。所以说,礼是行为规范,是价值体系,亦是制度,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

如果说文化“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6]那么,将“礼”定位为文化体系则是恰当的,如陈来先生就明确指出:“虽然事神行为意义上的‘礼’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甚至更早,凡有事神行为即可认为已经有

收稿日期:2010-03-18

作者简介:贺更粹(1969-),女,甘肃靖远人,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哲学、儒家思想研究;兰州,730070。

‘礼’，则考古发现所疑为神庙、祭坛者，都可以为原始宗教礼仪存在的表徵。不过，周代所集大成而发展的‘周礼’，‘礼乐’显然早已超出宗教礼仪的范围。历史上所谓‘周公制礼作乐’的礼乐，分明是指一套制度与文化的建构。若从后世《礼记》所说，‘礼’根本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文化体系。”^[7]我们以“文化”界定礼乐，那么，各种具体礼仪之中所蕴涵的义理精神，就是我们关注的重心所在。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古代之乐不同于今日之乐。今人论及“乐”，一般指音乐而言。而在我国古代，乐是一种包括音乐在内的集诗、歌、舞于一体的人文文化，所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8]那么，“乐”的特性又如何？《礼记·乐记》认为“德音之谓乐”。惟有“德音”方能称之为“乐”。何谓“德音”？《乐记》进而指出，德音是为彰显王者功德，并能够充分体现伦理、政治教化功效的“乐”。所以，其对声、音、乐三者作了区别，指出声、音、乐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禽兽知“声”而不知“音”；只有“声成文”，即生于人心又有节奏、音调的“声”，才是“音”，知“音”，是人区别于禽兽的重要标志；“乐”通伦理，有思想内涵，其中蕴有深刻的道理，具有使人懂得为政、使国家达于治道的教化价值，众庶不知而君子知之，故而，知“乐”是君子别于众庶的标志所在。因此，《乐记》强调“乐者德之华也”，乐是德的外在光华。乐是呈现崇高德行的，君子以此而知好善，小人由此可反省己过。

集“诗歌舞”于一体的“乐”，^[9]在后世发生了流变。后世的诗词、戏曲、小说、音乐、舞蹈、歌曲、书画、雕刻、建筑等等，都可以涵括于“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唐诗宋词——钱穆先生特对此论述曰：“唐诗宋词普遍流布中国全社会，一诗一词，初出手，或盛传，或遗弃，此亦当时社会群情众志之一种共同表现，而成为一时风气与教化之本源之一，岂徒供一时之娱乐而已。”^[10]此正是《礼记·乐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之谓也。

二、教化是一个人文历程

“教化”一词出现在战国时期。

《礼记·经解》^[11]云：“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此之谓也。”可见，教化具有“止邪于未形”的作用，具有“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的安上治民之功效。《战国策·卫策·卫肆君时胥靡逃之魏章》载：“教化喻于民，三百之城，足以为治；民无廉耻，虽有十左氏，将何以用之？”卫肆君肯定教化的意义在于使民有廉耻之心。《荀子》中亦较多出现了教化一词，如：“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尧舜者至天下善教化者也”。由上述可见，教化最初的含义就是以礼乐之教而化民于善，其意义在于使民能够于不知不觉中而徙善远罪，有移风易俗之功效。

虽说教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但教化的实践早在尧舜时代就出现了。《尚书·虞书·舜典》就有帝舜命契、夔教化百姓、胄子的记载：“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这里的教，就是教化之义。在“教化”作为一词出现之前，“教”与“化”虽说分开使用，但两字关联密切。《说文》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化，教行也。”段注：“教行于上，则化成天下。”《管子·七法》释“化”：“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可见，“化”是一种由微而著的渐变渐化过程，强调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无为”状态。对“化”的这种意义的表述，《礼记》多有记载，如：“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学记》）“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记》）《礼记》对“教”亦有阐释：“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学记》）这说明，《礼记》对教、化的理解与认识，是对前人的继承与发挥。在肯定其上行下效之渐变渐化功能的前提下，强调了其远恶向善之价值意义。荀子继承了《礼记》的观点，曰：“以善先人者谓之教。”^[12]所谓“以善先人”，就是以善行影响、引导于人。《白虎通·三教》亦肯定了教的意义所在：“教者，何谓也？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民有质朴，不教不成”。概而言之，“教化”就是上“教”而下“化”之的人文历程，是施教者向被施教者施予的某种精神、价值导向，从而使其精神生活和价值取向发生一定变化的活动。此外，“教化”

不仅具有“化人”的意蕴，同时具有“化家、化国、化天下”的意蕴。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目标。因此，《礼记·王制》指出由负责教化的官员——司徒，对人民施以“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使人通过礼乐的浸习熏染，而修养身心，变化气质，化成一个既美且善、崇礼重德的人文环境，以安顿人民的身心。但若通过一再施教，而始终顽冥不化者，则屏之边远之地，终身不再启用。而对服从教化的优异者，则经过逐级提升，升入大学，免除徭役。《周礼·地官·大司徒》亦载有大司徒掌管教化民众的“十二教”：“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黷。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上表明，教化是完成个人风范教养、社会良风美俗与政治清明的人文历程。

由教观政，政由教成，其国之政无非其国之教而已。这就是“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13]通过礼乐教化，个人、社会与政治就会时时、处处透露出人文美的价值。所以，如若失却礼乐教化，则会使人手足无措、进退无制，进而引发家庭失和、社会失序、军事失策、政治失治，使国家陷于盲目混乱之中。

最后，需要明辨一下“教化”与“教育”。“教化”与“教育”一字之异，但在中国古代常言“教化”，而不甚言“教育”。“教育”作为一词最早出现在《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但直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教育传入中国后，教育一词才开始流行。钱穆先生云：“育化二字，有自然与人文之辨。”^[14]在钱穆先生看来，中国之教化的特质是“一天人，合内外”、“由人文而重归自然”，这也是中国古代常言教化的原因所在。我认为，除此之外，还与二者所作用的对象之广泛程度与持续时间之长短不同大有关

联。教育，主要是指针对青少年子弟的学校教育，而教化则是面向全民的一个“十字打开”的全面而持久的人文活动。《仪礼》、《周礼》、《礼记》所载述的礼仪之多，完全可以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15]来描述，说明了礼乐教化的内容是全面的，涵盖了人生、家庭、社会、政治、伦理的每一面向；时间是持久的，涵括了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历程。这就使教化在对象、时间甚至内容上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学校教育，也相比得以流行的根源所在。

三、礼乐教化是化成天下的人文活动

《易·贲》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可见，礼乐教化是化成天下的人文活动。所以，古人制礼作乐，目的在于教化民众，以此而化成天下。诚如《礼记》所云：“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乐记》）“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经解》）也就是说，礼乐教化就是一种以礼乐为仪式与表徵，在润物无声的情况下，向民众传达蕴于礼乐之中的义理精神，使民众在不知不觉中“徙善远罪”、“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的精神活动，其目的是使人民安礼乐俗，从而建立一个既有序又和谐的社会共同体，最终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的天人和一的理想秩序。

礼乐教化的这种人间性、伦理性、政治性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古代不论是冠礼、婚礼等人生礼仪，还是乡饮酒礼、射礼、燕礼、朝聘等交接礼仪，皆强调其化成天下的人文价值。这就是《礼记》所载的：“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经解》）“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乐记》）即使对待亡者的丧祭礼以及对天地神灵的祭祀也不例外，都是从教化生者、注重现世的社会政治功能出发，而非信仰超

世的神灵本身。这就是“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祭统》）还有，“子曰：明乎郊社之义、尝禘之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乎！”（《仲尼燕居》）可见，礼乐教化的意义，就在于化人、化家、化国，最终化成天下。这种主要包括各种制度与具体礼仪的礼乐，从教化的角度讲，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礼记·昏义》所载的“礼之大体”——“冠婚丧祭朝聘射乡”诸礼仪形式。礼仪作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象征体系，所关注的是“意义”问题。就某一具体礼仪来说，其所指不同，但就整体而言，礼乐所具有的意义是一致的：通过礼乐教化，使体系中的每一面向的人与事皆“动得其宜”，从而实现个体、家庭、社会、政治乃至天人的秩序与和谐。

礼乐教化作为先秦社会孕育出的一种伦理化的化成天下的人文活动，其思想原则就是由个人道德修养开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人文化成天下意图，在《礼记》中俯拾皆是：“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俟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礼运》）“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仲尼燕居》）

从承续关系上来讲，《礼记》关于礼乐教化之人文化成天下的强调，是对孔子“以教化政”思想的继承与发挥。《论语·尧曰》记载了孔子指出从政“四恶”之首为“不教而杀谓之虐”。由此可见，孔子是主张以“教”化民的，通过教化使民知“仁”而循“礼”，从而步入治道。反之，若只是一味地施以刑杀之政，就是虐民虐政。《论语·子路》载有孔子的“庶富教”思想：“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把庶、富视为治国之前提，而立国之根本，则确定为“教”。这是因为人口众多、国家富有，并不意味国泰民安。后儒孟子对此有明确阐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16]对礼乐教化的人文价值给予充分肯定，把礼乐教化视为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政治模式。一言以蔽之，礼乐教化的价值意义主要就是人间的、伦理的、政治的化成天下的人文活动。□

参考文献

- [1] 论语正义 [O]. 刘宝楠, 撰. 高流水,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71.
- [2] 孔子曰: “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此“文”, 即是“礼乐”。参见: 论语正义 [O]. 刘宝楠, 撰. 高流水,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03.
- [3] 周礼正义 [O]. 郑玄, 注. 贾公彦, 疏.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450-470.
- [4] 礼记训纂 [O]. 朱彬, 撰. 饶钦农,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717-718.
- [5] 对礼的这一特性, 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亦认识到: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参见: 孟德斯鸠, C. L. 论法的精神 [M] (上册). 申林, 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316.
- [6] 拉尔兹, K. 文化的解释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103.
- [7] 陈来. 古代宗教与伦理: 儒家思想的根源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225.
- [8] 礼记集解 [O]. 孙希旦, 撰. 沈啸寰, 王星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1006.
- [9] 郭沫若. 青铜时代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141.
- [10] 钱穆.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288.
- [11] 《经解》是《礼记》第二十六篇。因首节的内容是解释“六经”对人的教化作用, 故名。《经解》的成篇年代, 说法不一。学者王锸经逐一考证指出: “《经解》应成篇于战国中期”。本文同意这种说法。参见: 王锸. 《礼记》成书考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204-209.
- [12] 荀子集解 [O]. 王先谦, 撰. 沈啸寰, 王星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23.
- [13] 礼记正义 [O]. 郑玄, 注. 孔颖达, 疏.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368.
- [14] 钱穆. 晚学盲言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63.
- [15] 据郑玄解释, “经礼三百”指《周礼》三百六十官, “曲礼三千”指《仪礼》。古《仪礼》篇目多亡, 具体有多少不可考, 仅留有十七篇今《仪礼》。参见: 礼记训纂 [O]. 朱彬, 撰. 饶钦农,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370.
- [16] 孟子. 正义 [O]. 焦循, 撰. 沈文倬,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386.

(责任编辑 刘 鸿)

ments. Those widespread and long-lasting mergers were carried out from bottom to top and completed with great caution and difficulty. Owing to "the Merger Movement", there had emerged 16 fairly large church universities. Besides, the overall strength of church universities had been rapidly improved and become an unneglectable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a.

Key words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church universities; the Merger Movement

A Textual Research on "Educating and Influencing through Ritual and Music"

He Gengci

P83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investigates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ritual and music", "education and influence" as well as "educating and influencing through ritual and music", and discusses their ethical significance thereafter. Here "ritual and music" is regarded as a diffusive system based on the great cultural tradition of mankind and involving every aspect of the whole life of a man, while "education and influence" refers to the humanization process of the human being. And "educating and influencing through ritual and music" is a kind of humanizing activities which employs ritual and music as the means to convey, almost unnoticeably,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e profound moral lessons embodied therein.

Key words ritual and music; education and influence; educating and influencing through ritual and music; humanization

Thoughts on Strengthening Social Practice of College Students

Gong Tao Xu Jianjun

P87

Abstract Getting college students involved in social practice activities has become a major and particular function of China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n campus. To strengthen social practice of college students, we should focus on "three shifts" (i.e. shift from social practice for the elite to that for the mass, shift from modularized activities to evolutionary ones, and shift from sole control to multilevel management), so as to tru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practice activities. We should also emphasize "three constructions" (i.e. project construction, center construction and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so as to greatly expand the range of social practice activities. Finally, we should try to realize "three implementations" (i.e. implementing quality expansion projects and quality expansion certification, implementing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credit system for social practice, and implementing investment guarantee and tutorial assistance for social practice), so as to perfect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practice activities.

Key words strengthen; social practice; thoughts

Presuppositions and Pedagogic Presentations of Knowledge Information in Classroom Communication

Long Jiam ei

P96

Abstract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optimal selection by teachers as subjects of a life themselves, the knowledge information in classroom communication has been presented as presupposed, value-loaded information. When presuppositions of knowledge information held by both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r the senders and recipients, come into contact in the field of classroom communication, the attraction or compatibility, repulsion or incongruity, irrelevance or neutrality between their presuppositions usually produce a variety of pedagogical presentations in the classroom. Some of the pedagogical presentations are positive and proactive, while others tend to be negative and passive. Only through the teachers' timely and appropriate regulation and control could the best pedagogical efficiency be achieved in terms of both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classroom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classroom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information; presuppositions; pedagogical presentations